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四十一年

## 第 2688 次会议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三日

纽约

---

### 目 录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2688) .....	1
向卸任主席致谢 .....	1
通过议程 .....	1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8102 和 Add. 1 和 2) .....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 1964 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 1965 年 1 月 1 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 2688 次会议

198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30 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

出席会议的有下列国家的代表：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中国、刚果、丹麦、法国、加纳、马达加斯加、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 临时议程 (S/Agenda/2688)

1. 通过议程
2.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8102 和 Add. 1 和 2)

上午 11 时 40 分开会。

### 向卸任主席致谢

1. 主席（以法语发言）：这是安全理事会 6 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谨代表安理会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先生致意。我相信，我是代表所有成员诚挚地感谢格贝霍先生上个月以其外交才干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 (S/18102 和 Add. 1 和 2)

2.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

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宗塔斯先生（希腊）和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3.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想指出，在安理会磋商的过程中，安理会成员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奥泽尔·科雷先生发出邀请。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科雷先生发出邀请。

4.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邀请科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5.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摆在安理会成员面前的是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 1985 年 12 月 1 日至 1986 年 5 月 31 日〔S/18102 和 Add. 2〕和 1985 年 12 月 10 日至 1986 年 6 月 11 日〔S/18102/Add. 1〕的报告。另外，各位还有一份在安理会磋商过程中起草的决议草案〔S/18151〕。

6. 我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 S/18149 号文件，该文件载有 1986 年 6 月 12 日塞浦路斯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

7. 据我了解，安理会已经准备就绪对摆在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否则现在我就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中国、刚果、丹麦、

法国、加纳、马达加斯加、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决议草案获一致通过〔第 585 (1986) 号决议〕。

8. 主席 (以法语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是塞浦路斯代表, 我现在请他发言。

9. 穆舒塔斯先生 (塞浦路斯)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 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 6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要职, 并且表明我们赞赏你干练地主持了有关刚才一致通过的、再次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联塞部队) 任务期限 6 个月的决议草案的磋商。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 来自一个同我们特别是在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中有着最密切外交关系的友好国家的一位有才干, 有经验的杰出外交官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

10.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安理会 5 月份主席詹姆斯·维克多·格贝霍先生——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安理会已经对他的英明领导表示了感谢。

11. 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延长联塞部队期限, 我国政府事先已对此表示了同意。刚才通过的决议获得了我国政府的赞成, 因为其中载有在塞浦路斯部署联合国部队的条款; 鉴于土耳其对我国部分领土的继续占领和联合国秘书长正在进行的主动行动, 这一部署是必要的。

12. 塞浦路斯政府向秘书长和他的合作者深表赞赏, 他们为寻求和平和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还要向联塞部队指挥官京特·格赖因德尔少将、他手下的官员和人员表示赞赏, 因为他们忠心耿耿地履行了职责。最后, 我们还要向一些友好政府表示热烈赞赏, 因为它们通过自愿派遣人员和提供资金使联塞部队能够继续为塞浦路斯提供服务。在这一方面, 我想告诉安理会, 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决定将其向联塞部队的捐款增加到 55 万美元。

13. 从其正确和唯一的角度来看, 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外国入侵联合国和英联邦一个弱小的不结盟

成员并继续占领其百分之四十领土的问题, 是一个掠夺土地、残忍地将几千人民驱逐出古老的家园、严重侵犯所有塞浦路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问题。

14. 近 12 年前, 即 1974 年 7 月 20 日, 土耳其部队打着保护土族塞人社区、或维护所谓的条约权利下的宪法现状等幌子, 野蛮地入侵塞岛, 将三分之一的当地人民驱赶出家园, 迫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家中的难民。这场赤裸裸的侵略使得几千人死亡、失踪或被困在飞地, 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 多次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不结盟运动、英联邦和其他许多世界组织的谴责。

15. 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许多庄严的决议, 譬如赞同 1974 年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的 1974 年第 365 号决议等, 呼吁土耳其部队撤出, 将难民遣返家园, 不干涉和干预塞浦路斯内政, 尊重一切塞浦路斯人的人权, 但均未得到执行。1983 年和 1984 年, 安理会在第 541 (1983) 号和第 550 (1984) 号决议中再次呼吁结束占领, 谴责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企图和在被占塞浦路斯区域内进行的一切非法活动, 比如进行所谓的普选、选举总统和国会等。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决议要求撤回图谋脱离联邦的宣言, 敦促

“所有国家不要承认脱离联邦行动建立的所谓‘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也不要向上述脱离联邦实体提供便利或任何援助”〔第 550 (1984) 号决议, 第 3 段〕。

我们很受鼓舞地注意到, 除了土耳其之外, 无一国家承认这个企图脱离联邦的非法拼凑体。

16. 然而, 该傀儡政权却继续进行进一步非法活动, 最近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城市选举。几千名移民, 包括土耳其占领部队的军官参加了这出挫败土族塞人自由意愿的民主进程丑剧。自由意愿不可能在被占区域内得到合法和充分的表达, 这是不言自明的, 因为那里有土耳其军队的大规模存在, 占这些地区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合法居民被驱赶出了家园, 由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取而代之。

17. 《路透社》6 月 7 日公布, 土耳其总理打算于今年 7 月 2 日至 4 日访问塞浦路斯被占地区。这又

一次证明了安卡拉对联合国的侮辱。这是对安理会第541（1983）号和第550（1984）号决议的藐视和违反，表明了土耳其的伪善，因为它一方面声明支持秘书长的主动行动，另一方面却违反构成秘书长主动行动之基础的决议。

18. 此外，土耳其无视联合国决议和不结盟宣言中有关塞浦路斯共和国彻底非军事化的要求，违反要求撤出土耳其部队的联合国决议的各项条款，最近开始分别在莱夫科尼科和凯里尼亚建造一个庞大的军用机场和海军基地。这些行动意味着土耳其打算继续对我国人民进行军事扼杀和对我们领土的占领，与我们书面接受有关尼科西亚非军事化的会谈形成鲜明的对照。面前这份秘书长1986年5月31日的报告〔S/18102〕反映了这一点。

19. 因此，除了入侵和占领等主要行径外，现在的问题是无视和藐视联合国决议和决定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尽管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强制性决议，土耳其部队和移民仍未撤出，无一难民获准返回家园，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占领12年以来，塞浦路斯人民连讨论撤出部队和移民以及国际保障等问题的机会都没有。

20. 由于土耳其的入侵和继续占领，以及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中所载的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崇高原则继续遭到猖狂的藐视和无视。尊重各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原则遭到土耳其的违反。不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遭到严重挑战，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在美丽的塞岛上已荡然无存。

21. 在占领军的统治下，我国人民在本国自由行动的权利遭到压制和剥夺。不幸的失踪问题——一个十足的人道主义问题——仍未获得解决，亲人们的命运不详。与此同时，被困飞地的人继续遭受不幸，他们的人数因其最基本人权遭到侵犯而减少了。塞浦路斯是地中海一个历史悠久、景色秀丽的岛屿，注定是其周围三个大陆之间的一座兄弟桥梁，它仍然是危及这一战略和敏感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的根源。

22. 同南非那种令人发指的种族隔离制度如此

相似的隔离，作为安卡拉政策强行实施，企图分割被占领的塞浦路斯部分领土，并使之与土耳其主体合并。通过人为地设立隔离边界线来分割领土，例如将我们岛屿一分二半的可恶而又可耻的阿蒂拉线，以及对我国人民实行的隔离，都是塞浦路斯的侵略者当着不知所措的国际社会推行的官方政策；国际社会一再宣布对此种政策深恶痛绝。

23. 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因同属一块国土和相同的命运而形成了传统的团结和合作，土耳其却妄图以这种分裂主义行动来给此种团结和合作以致命的打击。这样，20万背井离乡的人隔着栅栏眺望他们被篡夺的家园，以及熟悉的高山和峡谷。迄今为止，他们仍被剥夺了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不幸的人们确实在经历一场独特的悲剧。可爱的家乡离他们虽是近在咫尺，然而却又如此遥远。他们每天看到安纳托利亚定居者成千上万地从土耳其运送进来，篡夺被占土地，并使之殖民化，实现安卡拉改变该岛人口组成的企图。体现我们人民的传说和智慧、具有历史意义的城镇和村庄的名字被改为土耳其地名；对我们的文化特征极为重要的历史纪念碑被侵略者推倒，其目的是破坏我国人民古老的文化遗产。这些行动是土耳其历史中的又一个阴谋，并且是永久的历史史册中所记载的一桩反人类的罪行。

24. 由于共和国被占地区的这一严重事态，不结盟国家部长们于今年4月在新德里开会，“……谴责所有旨在改变塞浦路斯人口组成结构的努力或行动……”，并且注意到，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最近有了更加严重的发展。定居者不仅篡夺被驱逐的当地塞人的家园和土地，而且还亵渎圣地、掠夺我国人民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果实，并且通过所谓的选举强奸民意。

25. 这些来自土耳其的殖民者甚至组建“政党”。伊斯梅尔·泰泽尔先生是个定居者，他曾是土耳其陆军上校，现在成了登克塔什先生政权里的一个所谓的部长。他公然宣称，其政党的目标“就是实现塞浦路斯的分治，与土耳其合并……。”他承认，定居者来到塞浦路斯是征得土耳其同意的，他们是以“农业大军”面貌出现的，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所谓的土族联邦国的公民，他们的目的是永久居住塞浦路斯。这

是多么崇高的目的，请允许我补充一句，这是一个多么有力的证据，使得那些试图加以否认的人无言以对。

26. 安理会记得，在犯下侵略罪行和输入土耳其定居者的同时，土耳其于1974年着手在被占地区建立了一个伪实体，以充当侵略者的傀儡，除了土耳其之外，这一伪实体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正如大会第34/30号决议所确认的，它除了那些被占地区之外，不拥有任何领土，而那些被占领土都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如前所述，这一实体遭到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号和第550(1984)号决议的谴责。安卡拉把它当作宣传工具使用，企图通过将此说成是社区间的分歧，来掩盖紧迫的土耳其侵略问题，并且希望以此遮掩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和其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今年5月8日，该傀儡实体的所谓的总理埃罗格卢先生要求“将塞浦路斯被占地区正式变成土耳其的第十七个省，并将被土耳其占领的区域扩大到塞浦路斯南海岸”，他认为这是废除可恶的阿蒂拉线的唯一办法。

27. 从上述情况来看，安卡拉的目标显然是永久地控制塞浦路斯，因此，它只是空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将会谈当作烟幕和屏障，以便欺骗国际社会，平息国际社会对它的批评，以便争取时间达到其险恶的目的。土耳其政府不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努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是通过加紧使被占地区并入土耳其国来巩固其侵略成果。它不是加强长久以来使塞浦路斯人民结合在一起的纽带，而是力图毁掉这些纽带，以便为其扩张主义和吞并主义目标服务。

28. 土耳其声称，这些分裂主义行动对土族塞人社区的安全是必要的。这种说法不仅仅是荒谬的，而且是为其扩张主义目标而编造的假话。土族塞人社区安全需要的说法，其本来目的是为土耳其侵略铺平道路。现在土耳其占领已持续了12年，这种安全之说却仍被用来为违反一系列要求立即撤出土耳其部队的联合国决议继续占领提供借口。同样，土族塞人社区在入侵前年代遭到所谓的虐待，是土耳其用来妄图为不正当的军事占领辩护的又一个谎言。若要证实这一说法是虚假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回想在这个问题上独立的最高级消息灵通人士，已故的伟大秘书长吴丹就行了；S/6426号文件所载的秘书长报告相关的第106

段雄辩地指出：“土族塞人所遭受的苦难是领导层以武力强加给老百姓的自我孤立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

29. 另一方面，1980年7月10日，在发动侵略时担任外交部长的图兰·古内斯先生清楚地道出了安卡拉入侵塞浦路斯的扩张目的。他说，“对一个热心于防卫和扩张目标的国家来说，塞浦路斯就像右臂那样有价值”。古内斯先生还承认：

“在一定程度上，许多国家由于这符合自身利益希望把塞浦路斯问题仅看成是我们要保护岛上土耳其社区的愿望，而实际是祖国的四千五百万土耳其人的安全问题。”

30. 近来，土耳其现任总理奥泽尔先生于1983年12月3日称塞浦路斯为“像匕首一样刺入土耳其中部的岛屿，对其安全至关重要”。几天以前，他为了土耳其反对塞浦路斯的罪恶目的开始了篡改历史的运动。

31. 已经持续了12年的占领，土耳其在被占区域无休无止的分裂和扩张行动，以及土耳其方面挑衅性和十分露骨的言论，构成了通过以联合国决议以及1977年2月12日〔见S/12323，第5段〕和1979年5月19日〔见S/13369，第51段〕高级协议为基础进行建设性和有意义的谈判来自由寻求公正和可行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32. 基本的道理是，谈判的成功取决于自由谈判，并以安理会决议的庄严规定为基础。土耳其军队的存在排除了土族塞人社区作决定的任何有意义的自由，其作用是把枪口对准塞浦路斯政府。另一方面，根据土耳其领导人的行动和言论判断，土耳其政府显然没有改变其目标，仍然是永久占领这一岛屿。

33. 我们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决议紧迫地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到公正和可行的解决办法。只有通过这种解决，塞浦路斯人民才会找到和平、安全和幸福。因此，我们在秘书长的斡旋中与他合作。

34. 为实现解决，希族塞人作出了许多痛苦的让步。因为我们希望解决，我们表示愿意接受许多与领土和宪法有关的问题，其中某些是非正统的。几个例子便足以说明。我们已表示愿意接受给百分之十八

的土族塞人社区在上议院百分之五十的代表权，在下议院百分之三十的代表权的要求。我们同意土族塞人管辖的地区可约为百分之二十九，是因为我们希望解决问题。而不是因为我们同意为侵略付酬金。

35. 当我们面临行不通的宪法结构、决策过程或其他不平等的建议时，我们感到关切是完全合理的。我们有义务为我国人民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首要考虑必须是我国的前途。

36. 我们一向随时准备与秘书长合作。已经同意把塞浦路斯问题作为一揽子相互关联并互相依存的因素来解决。我们一直期待并不断要求，在适当高的级别上优先解决重要问题，讨论了几年宪法问题这一事实就表明了我们的和解态度，以及我们与秘书长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土耳其方面一直拒绝就关键问题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讨论。

37. 正如秘书长本人常常解释的那样，他的斡旋使命不能被看作是调停或仲裁使命。我们还记得1984年5月通过了第550（1984）号决议的安理会辩论，当时，登科塔什先生对大家喊道，秘书长不过是个“斡旋官员”，因此，他不能提出自己的文件。当秘书长在1985年4月提出包括两份文件材料时，登科塔什先生再次以同样的精神为评论秘书长6页左右的文件写了冗长的信。人们需要读此信才能理解他对秘书长的努力的态度是多么消极。由于登科塔什先生的许多要求都反映在1986年3月29日的纲领性协议草案〔S/18102/Add. 1，附件二〕中，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归根结底，顽固不妥协能得到报酬，这是令人遗憾的。

38. 去年年底，秘书长邀请双方参加低级会议，并与双方进行接触。就这些会议中秘书长方面提出的各种因素，我们将自己的立场通知了秘书长。基晋里亚努总统3月20日的备忘录以书面形式概述了这些立场。这一备忘录已在今晨作为安理会的文件散发〔S/18149，附件二〕，主席先生你也提到了这一备忘录。

39. 我们还向秘书长建议，为弥合我们看到的差距，并澄清诸如“通盘整体”构想等提法的含义而举行进一步的磋商。

40. 秘书长没有召开进一步的磋商会，而提交了一个没有反映出希族塞人关切的纲领性协议草案。塞浦路斯的所有政党都一致认为不能接受目前形式的纲领性协议草案。人们认为，规定的宪法条款是行不通的。对领土问题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与过去的规定大相径庭。实际上，那一规定意味着完全违背1984年维也纳工作要点。根据工作要点，决定领土问题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重新安置被逐出家园的希族塞人。

41. 由于纲领性协议草案的内容不能解决以往的问题，因而通盘整体构想不能被认为足以向希族塞浦路斯人的立场提供足够的保障。简单说，希族塞人将发现他们受到一份行不通的宪法安排的约束，在对于希族塞人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上，得不到另一方的相应承诺，并从中获益。

42. 由于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我们关于某些因素的立场还不能最后形成，这不仅是因为在遗留的问题上土族塞人没有作出承诺，而且更因为土耳其方面不断发表的消极言论。登克塔什先生在他4月21日的答复中以戏弄的口气谈到了撤出部队的问题，这难道不足以使我们感到不安吗？他说：“至于撤出非塞浦路斯军队的问题”，下面就是这一戏弄的言论：“不包括那些将继续留在岛上的部队。”〔见S/18102/Add. 1，附件五〕

43. 现在建立纲领性文件中的各种因素的平衡的时机已经到来。平衡只能在举行重大问题的讨论之后才能实现。而只有当平衡建立以后，才有理由就这一揽子方案的其他问题进行协商，也只有这样，问题才更容易得到解决。

44. 我们建议就塞浦路斯问题中的重要方面进行谈判。这些重要方面从来没有得到谈判，甚至没有得到讨论，正如一再指出的，撤军和定居者的问题、保证和三大自由的问题是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方面。我们怀着认真的信念，提出这些建议，争取维护谈判过程。如果仅仅因为我们1986年4月20日的建议〔同上，附件四〕可能遭到登克塔什先生的拒绝，就认为这一建议是不可行的话，那么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无异于劝说我们在塞浦路斯接受胜利者的和平。

45. 秘书长在1986年5月8日的口信中邀请我们对纲领性协议草案的内容提出我们的观点。这一程序是那一内容的不可分割部分。我们已应他的要求，提出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包括这样的信念，即，这一过程可以使我们“得以共同评价这一高层次会议或国际会议以及你的纲领性协议草案的成果的联合效果。”〔同上，附件七〕

46.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提到苏联1986年1月21日题为“塞浦路斯解决方案的原则及达成解决的方法”倡议〔S/17752，附件〕。这一倡议符合《宪章》，其目的是寻求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设想的程序和我们向秘书长提出的一个替代性的倡议是一致的。

47.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目前局势中的固有的危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因为在我们的领土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土耳其占领军和分裂主义的土族塞浦路斯伪国家。正因为如此，和一切弱小和无防御能力的国家一样，我们寄希望于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我们仍然相信《宪章》的指导光芒仍将照耀着安理会的思想。第541（1983）和550（1984）号决议包括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它应该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指路明灯。

48. 安理会作为联合国原则和决议的维护者，有责任监督土耳其按照联合国一系列决议的要求，放弃它以武力和武器所攫取的一切，撤出它的军队，并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必须贯彻安理会决定和决议的是土耳其，而这些决定和决议是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案的基础。塞浦路斯是受害者，不应该也绝不能要求它签署投降书。侵略者土耳其应该就自己的侵略行径和不遵守安理会决定的表现向安理会做出交代。

49. 遗憾的是，这一悲惨局势没有解决，因为安理会没有采取决断的和有效的步骤，迫使土耳其遵守安理会的庄严决议。塞浦路斯的悲剧充分地体现了联合国的困难处境，以及依赖联合国保障它们的安全的、小国和军事弱国的困难处境。同时塞浦路斯的悲剧也是对人类的一个痛苦的挑战。

50. 如果联合国继续容忍侵略者蔑视安理会一

致通过的各项决议，那么安理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威信就要进一步受到影响。联合国的信誉和作用取决于它履行自己使命的能力，如何掌握执行其决定的手段并在局势需要时采取有效行动。我们的责任是恢复联合国的这种信誉，并通过贯彻《宪章》中有关建立国际安全制度的条款，满怀胜利信心地去积极地面对人类的痛苦挑战。

51. 塞浦路斯政府正努力争取使联合国决议得到贯彻，使塞浦路斯成为一个没有外国军队和分界线的岛屿，并努力重建被外国干涉和干预所摧毁的合作的桥梁。在从事这一任务中，我们维护利益和实现公正的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和支柱，也是公正而持久解决我们的问题构架。

52. 在这样的解决方案实现以前，我们认为决不能让侵略和占领的后果合法化，因为正义不在侵略者一边。只要违反《宪章》的事件继续存在，只要我们的土地仍然受到外来分子的占领，我们就要以坚定的态度、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忠实的信念，把保卫家园和祖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53.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个发言人是希腊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54. 宗塔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主席先生，就任6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以你的经验、外交技巧和策略，你一定能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的讨论。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格贝霍先生。他在5月份模范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55. 多年来，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其任务权限范围内始终不渝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对维护塞浦路斯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借此机会向该部队这些年来在塞浦路斯服役的全体官兵表示感谢。我们特别要感谢格莱因德尔将军及他指挥下的军官和各国派遣的部队。联合国驻塞部队将在维持塞浦路斯和平方面发挥进一步的重要作用。

56. 在此，我也想表示，我国政府真诚地感谢过去无私地向联合国驻塞部队提供人力物力、使得该部队得以继续存在的所有国家。



57. 秘书长在自己干练的下属协助下，长期以来以献身精神，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做出了不懈努力。我向他表示感谢，并同时重申，希腊政府继续支持他的斡旋努力。

58. 秘书长开始做出努力，以探求在目前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自那以来，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联合国曾多次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均以最明确的言词阐述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

59.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一向被认为是包括几种因素的一揽子办法。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不知道全部情况就对这种一揽子方法的一部分作出承诺。

60. 在秘书长做出目前的努力之前和之后，在冗长的谈判过程中只广泛地讨论了一组问题，即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新的宪法结构有关的问题。领土问题也得到了讨论，尽管那是在较晚的阶段进行的。土耳其军队撤出、保证和三个自由的问题却从未得以探讨。土耳其方面甚至顽固地拒绝表明自己的看法，更不用说就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了。

61. 基普里亚努总统对这一局面深为关切，于1986年3月20日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S/18149，附件一〕，该信已作为安理会文件散发。基普里亚努总统再次向秘书长表明了本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我认为，这封语气坦率的信必定清楚地表明，对于这场争端的重要各点，双方的立场仍有很大不同。

62. 1986年3月29日，即基普里亚努总统发出该信的第九天，秘书长向当事各方提出了纲领性协议草案〔S/18102/Add. 1，附件二〕。安理会的各成员也许已注意到，该协议草案所涉及的大部分是塞浦路斯问题的各个与宪法有关的方面，而对于三个主要问题，即土耳其军队和定居者撤出，提供保证和三个自由的问题只是简略地提及，几乎是一笔带过。因此，这是一个不完整，因而也是有欠周到的文本。而令人实在惊讶的是，尽管这一纲领性协议草案的内容尚不完整，各当事方都被要求做出承诺，甚至被要求表示出初步接受的态度。面对着匆忙提出这一内容不完整的文件所

造成的局面，塞浦路斯政府决定建议以新的办法做出真正努力，以免秘书长的努力付诸东流。

63. 在希腊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基普里亚努总统建议秘书长在下列替代性程序中加以选择，以便解决以前从未涉及到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或者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或者召开一次两族间的高级会议。在讨论了这三个问题之后，双方将可以根据讨论的结果重新审议纲领性协议的草案。希腊政府认为，鉴于该纲领性协议草案中有不周到之处，而同时又有意义深远的条款，基普里亚努总统的这一立场在概念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

64. 我不打算讨论该纲领性协议的是非曲直，也不打算评论宪法问题和领土问题的实质。我的同事、塞浦路斯代表已谈了这一问题。我只想明确地表明我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对驻在该岛上的土耳其军队问题和保证问题所持有的立场。希腊同塞浦路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同时也是担保国，对塞浦路斯共和国负有具体和法律的责任。因此，对于该岛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对土耳其占领军的存在，希腊不能保持漠视态度——尤其是鉴于这一存在是同涉及到整个地区的更广泛的安全考虑联系在一起。

65. 我已表明，希腊政府支持基普里亚努总统在1986年4月20日和6月10日给秘书长的信〔同上，附件七〕中所阐述的立场。由于我所简略提及的原因，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中未决的主要问题——即土耳其军队撤出、有效的保证和三个自由。请允许我详细谈谈这点。

66. 3月29日向希族塞人提出的纲领性协议草案中宪法条款的内容是广泛和详细的，考虑到了土族塞人的所有利益。有关希族塞人利益的问题事实上没有涉及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推迟到捉摸不定的未来，没有任何保证。而与此同时，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却被要求对该纲领性协议草案的所有条款做出承诺，哪怕是初步的承诺。但必须强调，这些条款所涉及的大部分是土族一方所关心的问题。土族一方对希族一方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没有做出任何承诺。该纲领性协议草案中涉及军事方面的第8.1段主要是程序性的，其

实质部分的解释有可能损害希族塞人的利益。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这一纲领性协议草案有欠公允。为了消除这一不完整、不周到的情况，基普里亚努总统提出了自己的备选建议。

67. 我本应认为，基普里亚努总统的建议可以没有困难地获得通过。这些建议所指明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不充分了解另外一方对这一问题悬而未决的主要方面所持有的立场，那就不可能达成协议，尤其是诸如纲领性协议草案所提出的此类意义深远的协议——特别是鉴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土耳其军队和保证的问题上，当事双方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68. 作为一个例子，我提一下3月20日基普里亚努总统给秘书长的信——正如我所说，该信是纲领性协议提出9天前写的。这封信证明了双方立场之间具有多大的差距。

69. 我做这一简单的分析是要表明，在纲领性协议草案提出的时候，双方有关关键问题的立场相差甚远，在我们看来不应要求接受草案。

70. 鉴于这一事实，坦率地说，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不能采取下列简单的安排：拟定一项有关某些迄今已经商定的方面和有关怎样处理其他和立宪问题的建议的文件。这样就能够讨论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和确定并记录下双方的立场。在整个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方面都得到处理之后，秘书长了解了问题所有方面各方的立场，他将能够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价。然后他能够得出结论，或者认为各方的立场无法协调，或者认为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可以为全面解决问题起草一项包括所有立场的协议草案。

71. 我刚才指出的方法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双方的立场将得到充分保障。在这一阶段双方能够作出承诺。我们不相信和不理解有谁会在这样一种方法中遇到任何困难。因此，我们有理由要问，为什么要仓促地提出一项不包括问题的所有方面的不完整的文件并硬要别人作出保证。

72. 请允许我谈谈这一点。我们实际上不能理解仓促提出一份不完整的文件要人接受的原因，特别是由于问题周围的迹象证明达成协定的时机未成熟。

正如我已经指出，在该文件提出前9天，基普里亚努总统已经以直接坦率的态度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呢？为什么不能按照我刚才提出的安排去做——这一安排保障各方的利益？当然，可以争辩说，土耳其反对它。这完全正确。但纲领性协议并不只是制定出来保护土耳其的利益的。希族人的利益怎么办？谁来保护他们的利益？

73. 我们是否能够认为，仓促提出这一文件是为了加速事态发展，对当事一方施加压力，诱使它作出进一步让步，以便最后达成协议？坦率地说，我不打算接受这样的解释。我对我刚才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仓促提出这一不完整的文件是一个错误，是判断失误。尽管抱有最美好的愿望，甚至是最强的和能干的秘书处也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我是相信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话就仍存在着希望。错误能够纠正。我确实相信，基普里亚努总统的建议为纠正这一错误打通了道路。

74. 我想谈另两点问题。

75. 首先，有人提到，根据有关主要问题谈判的最后结果，在最终保证解决问题的范围内，希族塞人一方能够接受采用全面综合方法的纲领性协议草案。我极其怀疑纲领性协议草案和附信中提到的全面综合和最终承诺的方式能被认为是维护希族塞人的立场，甚至怀疑这种方式与此有丝毫关系。然而，如果能够把全面综合方式条款看作是安全和正确的方法的话，如果这样认为的话，我只需问为什么土族一方不同意根据全面综合和最终承诺的方式，撤出土耳其军队的方法，随后希族塞人接受纲领性协议草案。是否曾经要求过土族人接受这种方法？我相信，协议草案中制定和描述的全面综合方式一旦被接受将成为用分阶段战术要希族塞人让步的委婉语。这就是可能接受这一复杂条款的现实。

76. 我已经提到了我国政府对纲领性协议草案的一些法律考虑和担心之处。1986年4月21日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S/18102/Add. 1，附件五〕极大地增加了希族人的忧虑。

77. 登克塔什先生在信中表明，土耳其军队的一部分将无限期地驻扎在塞浦路斯。我引证他的话：

“除了留在岛上的军队。”至于那些可能最终真的离开的时间表，他的立场也很清楚。塞浦路斯政府首先必须解散。政府必须自杀。代之以一个被土族否决权瘫痪的过渡政府，这在纲领性协议草案中得到了充分证明。然后，希族塞人国民警卫队将解除武装和解散。希族塞人将不得不放弃国民警卫队提供的最低限度的自卫能力。只有这样，当塞浦路斯政府不复存在、希族塞人赤手空拳站在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占领军面前，只有到那时土耳其占领军才开始部分撤军。我要问一下安全理事会成员，如果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否准备接受这样的条款？

78. 我不想详谈登克塔什先生的其他观点，延长我的发言。大家可以读他的信件。

79. 我现在还要提另一点。我想提一下这种意见，认为塞浦路斯政府不接受纲领性协议的承诺据说是从接受1985年4月的文件的立场退步了。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国政府认为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80. 塞浦路斯政府只是遵循达成谈判解决的愿望，在1985年4月接受了秘书长提出的声明草案和协议草案〔同上，附件一〕。在这样做时，我国政府表明愿意作出痛苦的让步，但有一项谅解，这样做将明确地为土耳其军队从塞浦路斯撤出铺平道路。事实上，声明草案中曾经列有一项条款，内称土裔塞浦路斯人不得毫无理由地排除任何有关土耳其撤退其军队的时间表。这项条款促使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一贯再三地在谈判桌上正式提出其要求，即：在成立任何过渡性政府以前，所有土耳其军队应当撤出塞浦路斯，但是这项条款现已消失。上述这个条款对塞浦路斯政府提供了唯一的一项微弱的保护，并且也是塞浦路斯政府接受4月文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81. 此外，我要促请大家特别注意下列的事实：自从接受了4月文件以后，一系列的事态发展导致了4月文件被接受时所普遍存在的条件趋于恶化。1985年协议谈判阶段和被接受之际所存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指的是当时在被占领地区所举行的所谓宪政全民投票和选举；我指的也是1985年8月8日登克塔什先生信件中所提出来的无数关于修改4月案文的要求，这些修改要求后来被列入了纲领性协议草案之中。

顺便一提，我要遗憾地指出，那份信件并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予以散发。这份信件如能予以散发，势将有助于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对于当前情势的更良好理解。我也要提一提土耳其具有威胁性的声明；我要提的最后一份——但并不是无关宏旨——的文件就是4月21日登克塔什先生的信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封信明白而赤裸裸地暴露了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意图。

82. 换一句话说，自从1985年4月以来，有一份新的案文被提了出来，它与1985年的原草案案文大不相同了。同时，围绕着整个谈判过程——这次谈判是协议的基础——的政治条件和气氛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纲领性协议草案案文同1985年4月文件已有了差异。当时希族一方对1985年4月文件所抱有的某种程度的理解，以致使他们冒着一定的风险予以接受，自此以后，这种理解已不复存在了。

83. 我希望我的分析能够明确地表明：基普里安努总统所采取的立场是富有责任心的领导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立场。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最后也许不得不要设法忍受充满了严重缺陷的宪法。但是它显然无法接受的是：牺牲占整个塞浦路斯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希族塞浦路斯人的利益，让他们处于土耳其的永久影响之下，这势将把整个塞浦路斯变成土耳其的一个保护国。

84. 最后我想要促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土希两族争端的一个方面而已。它涉及一个会员国违反《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严重错误。因此，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的问题，除了其他的考虑以外，从安全理事会的角度来看，它主要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军队侵略和占领另一个会员国的问题。因此，以最高的优先地位来处理这个问题是符合联合国原则的文字和精神的。

85. 主席〔以法语发言〕：感谢希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86.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奥泽尔·科拉伊先生，我现在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请他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87. 科拉伊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感谢，并通过阁下向安理会其他成员致谢，因为安理会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就直接攸关土族塞人的问题发言。我们十分珍视这次机会来把土族塞人——塞浦路斯两个直接当事双方之一——的意见转达给安理会。

88. 我们土族塞人这一方面正在设法通过秘书长的斡旋同我们的对方——希族塞人——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土族塞人同希族塞人之间的分歧显然是根深蒂固，难于立即予以解决。幸好在14个月的期间内，我们第二次拥有一份综合性的纲领——这次是秘书长提出的一份关于联邦解决办法的纲领性协议草案，在这个纲领之内，双方所进行的和平过程可能有成功的希望。这就需要某种程度的谦让和心平气和的气氛，我们十分希望希族塞人也能够如此，而不要去从事喧哗的吵闹。不幸，我们在安理会的会议厅内又听到了希族塞人方面冗长的恶毒谎言。

89. 安全理事会对于1963年塞浦路斯问题是怎样爆发的，以及23年来这个问题是怎样演展的，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对于希族塞人发言的内容和语调深为厌恶，但是我们无意鹦鹉学舌。发言中所提出的控诉，可以完全反过来适用于希腊和希族塞人他们自己。但是我们的控诉则与希族塞人完全属于无稽之谈的控诉大不相同，我们的控诉是有真凭实据的。我们是被迫而提出控诉的，我们都是因为对希族塞人的控诉作出反应而不得不在安理会里提出反控诉或在其他场所散发无数的信件。因此，我们今天决不受他人的迷惑而把注意力偏离问题的实质。我只想着重指出，我们对于希族塞人一贯地滥用我们的善意，深表愤慨。我要强调指出，他们的这种态度，大大有害于我们双方减轻互不信任的努力，这一点已由秘书长于其报告〔S/18102/Add. 1〕中予以指出。

90. 今天重要的是：塞浦路斯岛上双方对于1986年3月29日秘书长所提出的建议〔同上，附件二〕究竟抱着什么样的立场。

91. 继希族塞人方面于其1985年1月17日高级会议上拒绝他的协议之后，秘书长进一步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同双方进行了许多轮的磋商；他以自己对

塞浦路斯问题的深刻了解，以自己的明智、公正和忍耐的态度向双方提出了一个构架，如果双方达成并诚意地坚持这样的构架，就能够导致一个以塞浦路斯两族人民政治地位平等为基础的两族和两区联邦的解决办法。

92. 土族塞人方面以一贯的态度对待秘书长的主动行动，并且于4月21日答复秘书长〔同上，附件五〕，其中表明可以在实质上和程序上接受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提出的纲领性协议草案。

93. 看到基普里亚努先生给秘书长的答复〔同上，附件四〕之后，登克塔什总统于4月27日第二次写信给秘书长〔同上，附件六〕，重申我们无条件地接受协议草案，并表明他随时准备在按照所设想的步骤填上必要的日期之后签署文件。他还强调了纲领性协议草案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特点以及遵守其中所设想的程序的绝对必要性，而不能试图改变规则，那样做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土族塞人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94. 现在回顾一下希族塞人领导人如何决定对联合国秘书长纲领性协议的反应，也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95. 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机会大唱“独立”和“主权”高调的基普里亚努先生撕下所有伪装，从3月29日至4月19日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三次会见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先生。在最后一次访问中，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南塞浦路斯的所有政党领导人。这次关键的会见是在4月19日进行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其最终结果。

96. 人们普遍不满他们对联合国秘书长的答复，希族塞人领导人对此焦急不安，因而极力加以掩饰。然而，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先生5月14日在亚力山德鲁波利斯的一次演说中大肆吹嘘这次会见，并且称之为“历史性的会见”，指的是，这次会见决定，联合国秘书长的计划是不能接受的。在此之前，帕潘德里欧先生4月23日在国会的一次讲话中也宣布希族塞人方面拒绝联合国计划并不是孤独无援的。

97. 我们无法知道是否也可以期待帕潘德里欧先生告诉秘书长和国际社会，他接受还是拒绝有关塞

浦路斯问题的纲领性协议草案，但是，不管如何，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再次敦促希腊总理收回自己对塞浦路斯投下的不利阴影。

98. 国际新闻界广泛地报道了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答复，并且一致地得出结论认为后者实际上拒绝了联合国计划。比如，4月21日的《卫报》在“联合国塞浦路斯计划受阻”的标题之下得出上面的结论。同一天，《金融时报》也在“希族塞人拒绝联合国计划”的标题之下报道了这个问题。这仅仅是这种广泛的集中意见的两个例子。

99. 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他曾请人口头转告希族塞人方面，他们的建议“不可行”，并指出纲领性协议草案所载的程序“规定这些问题应当在高层会议上刻不容缓地加以解决”〔见S/18102/Add. 1，第11段〕。

100. 同一天秘书长在纽约接见一些记者，他认为必须公开敦促希族塞人方面遵守其草案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特点，并遵守草案所设想的程序范围。秘书长认为希族塞人的建议“不可行”，并要求对其纲领性协议草案作出正式的答复：“接受”，还是“拒绝”。

101. 希族塞人方面终于在6月10日作出了人们等待已久的答复。请参阅S/18102/Add. 1号文件所载的秘书长报告的附件七。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希族塞人方面的答复是对纲领性协议草案的断然“拒绝”。

102. 基普里亚努先生的信已经摆在安理会面前，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作广泛的评论。然而，必须指出，希族塞人方面出自战术的目的，认为围绕纲领性协议草案所包括的三个方面制造混乱有利可图。我们并不想评论这种局势，情况已经清楚地说明希族塞人的立场是何等的不协调和站不住脚，1986年3月31日秘书长的发言人发表的下列声明就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在这一阶段不可能涉及协议草案的内容——其原因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我可以说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对于纲领性协议草案中应以何种方式来论及非塞人部队的撤离、担保和三项自由等问题，意见是一致的。

“秘书长向双方提出的文本仍然绝对忠实于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103. 鉴于他的草案遭到希族塞人的拒绝，秘书长在报告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秘书长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其中一方还不能接受1986年3月29日的纲领性协议草案，着手进行我提议的谈判，以求全面解决的途径还不能沟通。”〔同上，第19段〕我们也有他这种感觉。

104. 因此，正如1月27日的高级会议清楚表明的那样，由于希族塞人方面不接受秘书长的纲领性协议草案，又一次丧失了良好的机会。实际上，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令人遗憾的是，希族塞人方面拒绝承认，这份文件双方若能诚意地对待并予以充实完善，将能够“提供一个适当的构架，通过谈判来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同上，第18段〕。

105. 卷入任何问题的双方只有一方持建设性态度和表现出政治意愿是不足以解决问题并使双方满意的，这已再次得到了证明。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欢迎向联塞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1986年6月12日声明中所载的呼吁。在审议这一局势时，我们也许都希望，希族塞人方面有朝一日能够对一项谈判解决采取积极态度。在这之前，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将继续独立存在。

106. 现在谈谈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我不能不声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坚决和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绝，其理由如下。

107. 塞浦路斯土族人民及其政府不能默许序言部分第三段中提及一个“塞浦路斯政府”，好像今天或1963年以来有这么个实体存在似的。将这样一个非法、不合宪法的实体说成是合法的“塞浦路斯政府”历来都为我们人民及其民主选举的合法代表所深恶痛绝，今后也是如此。正是这类说法鼓励并使希族塞人当局得以拒绝争取公正和永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系列主动行动，并使其无效。

108. 序言部分第四段提及“其他有关决议”。既

然土族塞人方面已经彻底拒绝或有保留地接受有关决议，那么上述提法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109. 第3段提到了“目前的使命”。我们必须强调，所说的使命不符合目前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和情形。因此，我们认为必须重新估价联塞部队的使命，而且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110. 尽管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不可避免地彻底拒绝目前之决议，但它愿意根据1985年12月所声明的同样基础，接受联塞部队在其领土上的存在。因此，我们的立场依然如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与联塞部队进行合作的原则、范围、方法和程序之基础只能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单独作出的决定。然而，提供部队的国家应该在塞岛两族人民之争中表现出中立的立场，并且应该让人们看到他们持有这种立场，还应该尊重成为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使命和主动行动中心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归根结蒂，这是寻求建立双族、双区联邦结构的基础，也是唯一能支撑这一结构的基础。因此，这些国家的代表在访问塞岛时应该谨慎地与岛上双方建立联系，这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样他们不仅能听一听双方之词，而且可以表现出尊重两族人民平等这一最重要原则的决心。他们这样做肯定能帮助寻求谈判解决的努力。

111. 关于第2段中提到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理解是，该项使命起源于安理会第367(1975)号决议，因此我国政府决心予以充分支持。我国政府同样意识到，另一方企图曲解、歪曲该项使命并使其瘫痪。我国政府决心挫败这些企图。

112.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为秘书长在执行斡旋使命时进行的努力向他深表赞赏。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希望他的努力有朝一日能够有机会取得成功，我们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我还要向秘书长的代理特别代表詹姆斯·霍尔格先生、联塞部队指挥官京特·格赖因德尔少将以及他领导下的官兵和文职人员表示感谢和赞赏，因为他们有效地履行了各自的任任务。我们还要感谢和赞赏副秘书长格尔丁先生、费塞尔先生和皮科先生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13. 主席（以法语发言）：鉴于时间已晚，我建议现在休会。安理会下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时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下午1时15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تم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بورج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